

舊

唐

書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二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立

徐堅

元行沖

吳兢

韋述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探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拜郾尉四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諷今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若以為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快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

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遷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慎深爲玄宗所禮今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爲侍讀每次閣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流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

爲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謚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鬬傾里閉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是歲中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以皇后爲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徧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

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案王后行事摠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

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叅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
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
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誼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
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
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默然
請旁詢碩儒俯撫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圓丘之正儀使聖朝叶
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
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无量所奏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景雲初
玄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
皇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觀釋奠令
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焉既畢進授
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玄宗即位遷郊王傳兼
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
實封二百戶未幾丁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

三十四 卷之三
丁丑
无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
俄有群鹿馴狎不復侵害无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服闋召拜左
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爲造輿
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无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
手勅褒美賜物二百段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
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
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
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勅无量於麗正殿以續
前功皇太子及郊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无量繕寫
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選經明
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郊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
郊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无量登座說
經百寮集觀禮畢賞賜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
以麗正寫書未畢爲恨上爲舉哀廢朝兩日贈禮部尚書諡曰

文初无量與馬懷素俱爲侍讀顧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後秘書少
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
逮褚焉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洧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
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
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綱嚴
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
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知幾
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初再
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
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
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
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
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

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紕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公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

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判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摠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修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鉉奮墨勤墮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

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次骨之刑罰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此者布懷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躡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

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公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

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已臣伏見比者
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
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
韞而升鑑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
退無可且長裾廣袖檐如翼如鳴珮行組鏘鏘弈弈馳驟於風塵
之內出入於旌榮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
履不收清道之傍絳騾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
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
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
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閭立
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
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
者乎由斯而言則梁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

殷輅周冕規棋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
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
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
學凡有水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
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今以爲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
故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誦執政訴理上聞而怒
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
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
文士多而故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
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
簞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
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梗枿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
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武傳翼善無
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復古已來能應

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無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玄宗勅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尋又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兄知柔少以文學政事歷荆揚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戶部侍郎國子司業鴻臚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卒贈太子少保諡曰文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子玄子貺諫彙秩迅迥皆知名於時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筭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說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后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諫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秩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加

邊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迴
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貺子浹滋彙子贊滋貞元中位至宰
輔贊觀察使自有傳

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性寬厚長者進士舉
累授太學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
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善三禮之
學每有疑滯常就堅質問堅必能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
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詔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
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
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
嶠摠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會歷年未能下筆
堅獨與說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爲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
條流諸人依堅等規制俄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則天又令堅刪
改唐史會則天遜位而止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月將